

少数民族史志丛书

撒拉族簡史簡志合編

(初稿)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
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

一九六三年九月

922
-2

研究所

撒拉族簡史簡志合編

(初稿)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

1963年·北京

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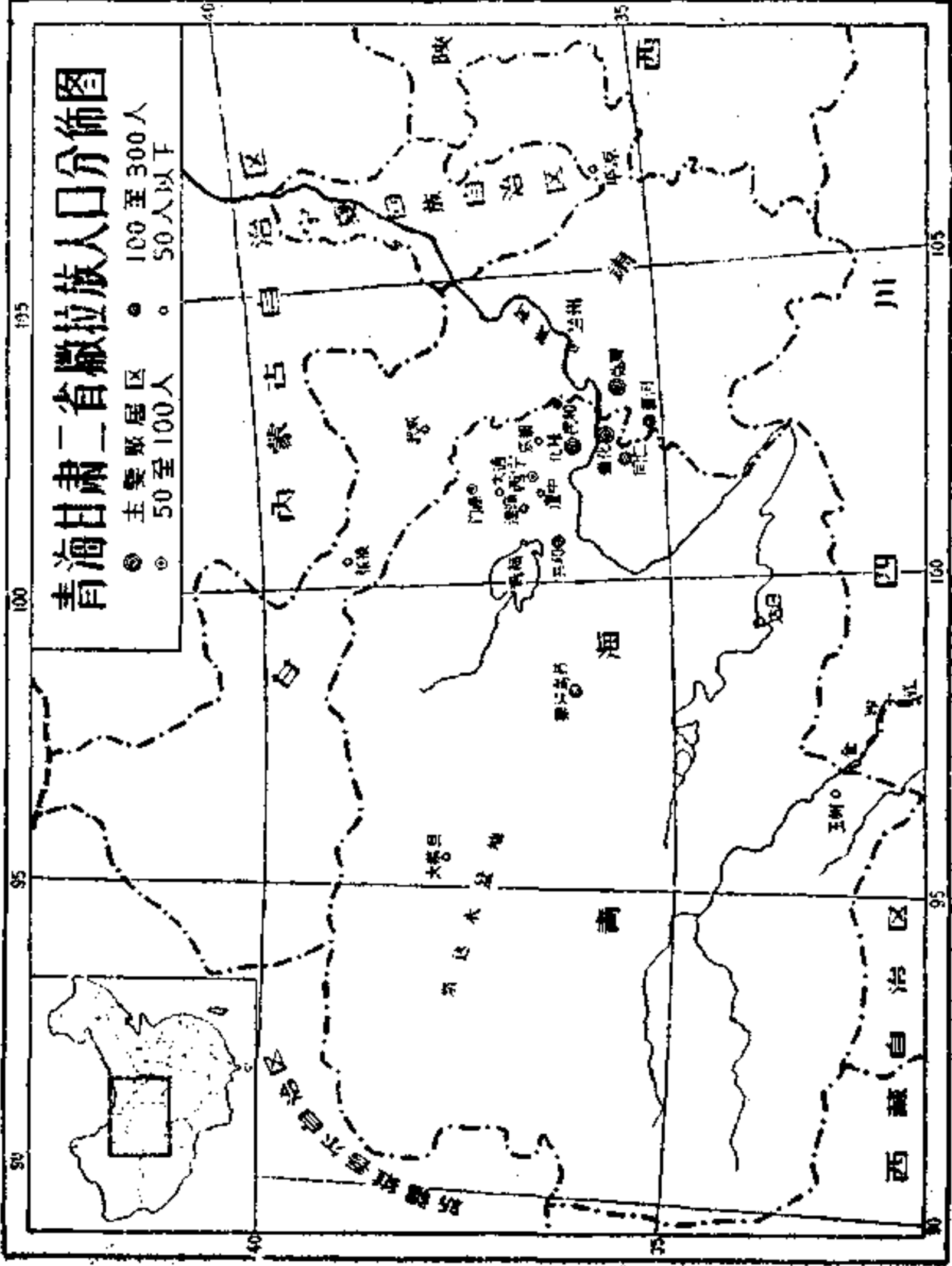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，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，阐述党的民族政策，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，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组织所内外大批人员，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，一面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（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），一面开始编写《少数民族史志丛书》（各少数民族的简史、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），到1959年底，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。

这几年来，虽经迭次修改，质量有所提高，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。现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，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料，免于散失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，则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，以便今后能够组织适当力量加以修改、充实和提高，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、科学工作者，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，能够多给我们以批评和指正。

1963年8月

青海甘肃二省撒拉族人口分佈图

● 主要聚居区 100至300人
 ○ 50至100人 ○ 50人以下



目 录

第一章 概况	[1]
第二章 民族来源和古代史简述	[5]
第一节 关于民族来源的传说	[5]
第二节 古代时期的社会发展	[8]
第三节 乾隆四十六年(1781)反清斗争	[15]
第三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撒拉族(1840—1919)	[23]
第一节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	[23]
第二节 近代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	[27]
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	[36]
第一节 经济结构	[36]
第二节 政治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	[51]
第五章 撒拉族人民的解放和民主改革	[61]
第一节 撒拉族人民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	[61]
第二节 伟大的土地改革	[64]
第六章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	[71]
第七章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	[80]
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	[80]
第二节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	[87]
第三节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	[90]
第八章 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、废除宗教寺院 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，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	[96]
第一节 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	[96]

第二节	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，废除宗教寺院的 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	[98]
第九章	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	[100]
第一节	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	[106]
第二节	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大跃进和移风移俗	[115]
第三节	人民公社的实现	[125]
第四节	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发展	[133]
结束语	[138]
大事年表	[140]

第一章 概 况

撒拉族是我們伟大祖国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。长期以来，勤劳勇敢的撒拉族人民和汉、藏、回等各民族人民共同繁衍生息在祖国辽阔富饒的西北高原，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出肥沃的土地。創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优秀的文化，对締結我們伟大的祖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撒拉族自称“撒拉尔”，简称“撒拉”。汉文史书记載有“撒蓝回回”，“沙刺簇”，“撒喇”等名称。解放后，群众普遍称呼为“撒拉族”。撒拉族过去一般都信仰伊斯兰教。

撒拉族人口总数为三万二千五百十一人（据1957年統計）。主要分布于青海的循化县、化隆县甘都乡和甘肃临夏县的大河家，也有少数人散居在青海的黃南、海北和甘肃的夏河等地。在这些地区，撒拉族主要与汉、藏、回等族长期杂居、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、經濟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今天，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中，这种亲密无間的友好关系，更得到了新的发展。

撒拉族語言属于阿尔泰語系，突厥語族，烏古斯語組，而帶有克普恰克語的一些特点。撒拉語与其他突厥語（如維吾尔、烏兹别克、哈薩克語）一样属于黏着語的类型。撒拉語沒有不同的

方言，但根据語音和語詞上的某些差別，可划分为街子和孟达两种土語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，由于撒拉族和汉、回族互相交往，在語言中吸收了很多汉語借詞。撒拉族沒有本民族的文字，历来使用汉文，青壮年一般都兼通汉語。解放后，由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，撒拉族越来越多地吸收着汉語借詞，同时为了吸收汉族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，取得汉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的先进經驗，撒拉族人民深深体会到学习共同語言的好处，学汉語汉文的热情空前高涨，人数日益增多。此外，撒拉語也含有藏語借詞，部份人还会說藏話。

撒拉族的几个聚居区均在黃河沿岸，相互毗邻，自然条件基本相同。

主要聚居区循化县位于青海东南部的黃河南岸、东接甘肃临夏，南临甘肃夏河，西靠尖扎，西北隔黃河与化隆相望。全县面积一千八百五十余平方公里。距青海省会西宁市一百八十公里，有宁（西〔宁〕）临（临夏）公路通向甘肃；循（化）同（黃南同仁）公路通向青海南部。境内山岭起伏，沟渠縱横，果树繁茂，綠柳成蔭，风景秀丽。黃河沿岸地势較低，自黃河向南、地势渐高，南部森林儲水延緩坡北流，汇集成清水河、街子河等小河。唯因雨量稀少，小河水源不足，解放前的农民又无力充分利用黃河水源，經常遭受干旱威胁，因此被称为“干循化”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历年都兴修了水利。大跃进中，各族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，發揮冲天干劲，兴修了工程艰巨的黃丰、永丰、孟达山、加倉四条大渠，开辟了水源，扩大了灌溉面积，大大改变了循化县的干旱面貌。

按照自然特点，循化大部份撒拉族聚居地方，大河家和甘都

都屬川永地区。山勢平坦，海拔約一千八百——一千九百公尺。气候温暖，年平均气温摄氏八度四左右，无霜期約二百二十天，种植作物一年可两熟。年降雨量約二百公厘，多集中秋季，春夏干旱。土壤均为砂壤土和黏土，肥力尚好，适宜作物的生长。循化的浅山地区、海拔渐高，年平均气温較低，无霜期短，雨量集中秋季，水土流失較严重；腦山地区土壤肥沃，并有大片的天然森林和野生纖維植物。

美丽富饒的撒拉族地区，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，物产十分丰富。农作物种类繁多，有小麦、青稞、蕎麦、洋芋、玉米和豆类等粮食作物以及油菜、胡麻等經濟作物。其中小麦、青稞的种植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解放后粮食不断增产，由历史上的缺粮县一跃而为余粮县，1958年并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。

循化县盛产瓜果，有“瓜果之乡”的美称。撒拉族的园艺业很发达，几乎每家都有果园或果树，栽培梨、杏、葡萄等果品及瓜类。夏季人們可吃到各种鮮美的瓜果；川水地区适宜蔬菜的种植，有白菜、辣椒、大蒜等二十多种，除滿足当地需要外，还供应周围的农牧业区。孟达、李庄、大河家盛产核桃、花椒，所产露仁核桃和鸡蛋皮核桃全国罕見。六黄、党参、麻黄、麝香等珍貴药材和发菜也是当地有名的特产。

畜牧业主要飼养牛、羊、馬、駝、騾等家畜。山林里有狼、狐狸、豺獠、麝子、黄羊、野鸡等各种野性和野禽。

西南部山区分布着密茂的原始森林，有四季长青的云杉、油松、华山松和坚韧的青崗树等耐寒林木。川水地区則分布着楊、柳和榆树。全县森林面积为三十六万三千三百六十八亩，起了积

蓄水源和保持水土的作用，所产木材用途极广。

循化县矿藏丰富，分布较广。有金、铁、铜、铅、锌、钨等金属矿和石膏，云母、石英、水晶等非金属矿，为撒拉族地区工业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。目前已经进行开采的有磁铁矿、云母矿和石膏矿。人民公社化为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，不久我们将会看到撒拉族地区工厂矿山遍地开花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，迅速改变工业薄弱的面貌。

在反动统治的年代里，撒拉族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，生活极端贫困。因而，撒拉族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统治压迫，过美满幸福的生活，并为此进行过英勇的斗争。这些斗争都失败了。直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，随着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撒拉族人民的理想才变成为现实。

解放后，撒拉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，聚居区相继成立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甘肃临夏县大河家回、保（安）、撒（拉）、土民族联合自治区（区级），实现了在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。撒拉族的经济文化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，并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掀起全面大跃进的高潮。使撒拉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。1958年8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，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。今天，撒拉族人民正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高举着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红旗，沿着社会主义——共产主义道路奋勇前进。

第二章 民族来源和古代史简述

第一节 关于民族来源的传说

撒拉族最早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。关于他们民族来源的资料，主要保存在本民族的口头传说中，较流行的传说内容，大体是这样的：

“从前中亚撒拉马尔罕地方，有尕勒莽、阿合莽兄弟二人，在伊斯兰教门中很有威望，国王非常忌恨，便设法诬害他们。后来虽然事情水落石出了，但他们害怕新的迫害，就率领十八个族人，牵了一匹白骆驼，驮着故乡的水、土和“古兰经”离开了撒马尔罕向东进发，去寻找新的乐土。

“尕勒莽离开故乡后，又有四十五个同情者随后跟来。相传，尕勒莽是经天山北路，进嘉峪关，然后展转到达甘肃夏河的甘家滩；而随后来的四十五人，则是经天山南路，入青海，沿青海湖南岸来的。他们跋山涉水，经历千辛万苦走到了园珠沟。有人太累了，就在那里留住了十人。其余的人终于在甘家滩与尕勒莽巧遇了。他们牵着骆驼继续前进，经过循化的夕厂沟，跨过孟达山，上了奥土斯山。这时天已大黑，苍茫中走失了骆驼，便点起

火把在山上寻找，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“奥特貝那赫”，即火坡的意思，山下的村子叫“奥特貝那赫村”。最后他们找到了街子东边的沙子坡，这时天已破晓，所以撒拉语称它“唐古提”（天亮了）。

“在黎明中，他们回望街子一带，土地平衍，清流纵贯，是一片好地方”大自然的美景吸引他们从山坡上走下来。下坡后又在那里发现一眼清泉，走失的骆驼也卧在泉边化为白石。众人喜出望外，试量了水土，其重量与所带水土完全相同，大家便决定住下了。到达街子的这天，据说是明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五月十三日。

“现在，街子还有骆驼石和骆驼泉等古迹。

“留在园珠沟的人，为保安河所隔，跟街子的交往日益减少，以后因长期藏族生产、生活紧密相联，遂被藏族逐渐同化，成为藏民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与撒拉人的关系始终很密切，一直称撒拉人为“夏尼”（本家），而不称“许乎”（朋友）”。

以上的传说，主要说明撒拉族祖先由中亚一带迁徙的经过、地点、时间和原因。其中有些神话故事和宗教渲染，如骆驼化为白石等说，显然是后人的附会，自不足信。另外，由于传说口口相传，以致故事的内容和某些情节各个传说互有差异，特别是关于迁徙原因和路径更是说法纷纭，因此难于肯定哪一种说法完全确凿可靠。但是，所有的传说关于从撒马尔罕迁来和到达循化的时间在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。根据撒拉族语言系属与今撒马尔罕（属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）居住的乌孜别克人相同的特点，现在还留传下来的“对外委纳”（注1）中所提供的线索，以及蒙古西征后中亚与元朝的关系密切，大量西域人向

我国迁徙的情况来看，撒拉族祖先由中亚撒馬尔罕一带迁来的传说，是较为可信的。至于传说到达循化的时间，经查对文献，可能有误。明实录：洪武三年“五月，左付将军邓愈，由临洮进克河州，遣人招谕土番诸酋”，循化志：撒拉族土司的“世祖韩宝……系前元达鲁花赤，洪武三年五月邓大夫下归附”。明初邓愈为御史大夫，这里所说的邓大夫无疑就是指他。可见撒拉族的土司是在明洪武三年邓愈的招谕下，归附明朝的。所以洪武三年五月十三日撒拉族祖先到达循化之说，应该是土司归附明朝这一历史事实的误传，而他们到达循化之日当在此以前。据上引文，撒拉族土司祖先韩宝既系前元达鲁花赤，因可初步推断，撒拉族迁来循化的时间，大约在元代。从这可以看出，撒拉族祖先来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，至少已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。

许多老年人说，撒拉族未来循化以前，这里本是蒙古人居住的地方，他们经营畜牧业，间或种几块地。后来，蒙古人友好地让撒拉族居留下来，自己迁到青海湖边的丰美草原上去了。撒拉族祖先初来的人口不多（当然决不会象传说中所说那样只有几十个人），在它的发展中，不断与其他民族同化。相传，撒拉族曾与附近边都沟（文都）的藏族通婚，因此接受了藏族的某些风

（注1）“对外委纳”是撒拉族在结婚时的一种特有的表演。由两人翻穿皮袄装骆驼；另外两人，一人牵骆驼穿长袍，头缠“达斯达尔”（头巾）扮撒拉族祖先尕勒莽；另一人扮“本地人”（蒙古人）。整个表演有唱有白，追述他们祖先迁徙的过程和路上的见闻，对白有：

蒙古人问：“你从哪里来”。

尕勒莽答道：“我从撒馬尔罕来”。

另外唱词中提到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如金扎、明扎也在中亚、离撒馬尔罕不远。

俗，如在院墻的四个角頂上放置白石头等。从現在撒拉族的姓氏来看，有韓、馬、冶、何、沈等二十余姓。据說只有姓韓的和部分姓馬的人根子是撒拉族，其余各姓中，有一部分是由周围回、汉族轉化而来的。因为这些姓氏在甘、青等地的回、汉族中最为普遍，街子的沈姓撒拉族就承認自己本是河州（甘肃临夏）迁来的回民，而后成为撒拉族的。

从上我們可以看出，大約在六百多年以前，撒拉族的祖先从当时同处于蒙古帝国統治下的撒馬尔罕迁徙到青海。在这漫长的六百多年間，他們与周围各族一起以共同的劳动开发了循化一带，而且不断与藏、回、汉諸族相互同化，在祖国的土地上发展成为現今的一个民族。

第二节 古代时期的社会发展

撒拉族在清代以前的社会經济发展和阶級結構，不見文字記載，只能根据民間傳說和其他旁証材料、描繪出一个粗淺的輪廓。

循化的大部分地区，是宜于农耕的平地或坡地，撒拉族祖先到这里后，主要从事农业，辟草萊，斬荆棘，开垦荒地，并开沟渠引水灌田。初期的耕作技术較簡單。先用铁鍬挖坑，然后下种，或者用鐮头挖成一条条壕沟，順沟撒上种子。以后不断吸收周围汉、藏諸族的生产技术，进而使用了二牛抬杠(注1)。主要种植作物是白芒麦（撒拉語“阿合毫尔散”）黑芒麦（撒拉語“

(注1) 泛指一种用二牛曳犁耕地的耕作方法，解放前流行于青海、甘肃等地。

孔勒毫尔散”）和紅青稞（撒拉語“格茲阿尔发”）据說是从撒馬尔罕带来的。也有一些地区，象孟达工地处山区，人民主要从事伐木和狩猎。使用的工具是斧头和弓箭。狩猎时，往往以小组（巴卡）为单位进行，猎物平分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續到解放前。从孟达流传的一些歌謠中看，早期撒拉族还有在黄河沿岸进行淘金的活动。撒拉族也經營畜牧业，是农业經濟生活的补充来源之一。

撒拉族人口慢慢多起来，街子住不下了，开始向外发展，逐渐分布到后来的十三工，即循化內八工(注1) 和化隆外五工等地区。

撒拉族祖先在迁入青海以前，已有阶级对立，这是后来撒拉族內部阶级关系发展的前提。撒拉族定居循化后，从事农耕、发展了农业、手工业，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。在元代和明初，它內部的头人已受封“达魯花赤”和“世襲百戶”，成为民族的統治者；他們和各村鎮的哈尔（老人、头人）、教长等构成撒拉族內部的剝削阶级（不过，封建农业經濟的发展，农民破产和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人之手，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，还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）。当时土地占有还較为分散，“阿格乃”，“孔木散”內独立的小家庭是社会基本的經濟单位，大都或多或少的占有自己的土地。“阿格乃”，撒拉語“兄弟”，“本家子”之意，是父系血緣关系基础上的近亲組織；而“孔木散”則是远亲

(注1) 据循化志載，雍正以前并无“工”的名称，雍正八年的戶冊上才开始出現。乾隆四十六年事件后，由十二工合并成八工，县城以西有街子工、查家工、苏只工、查汉大寺工为上四工；城东有清水工、盤曼工、张丞工、孟达工为下四工。

的血緣組織，撒拉語“一个根子”或“远亲”的意思。“阿格乃”由兄弟分居后的小家庭組成。若干个“阿格乃”，組成“孔木散”。“阿格乃”、“孔木散”內的小家庭自成独立經濟单位，并无公产公地，彼此間在生产上只有互助的习惯。这种組織是原始社会的躯壳，在封建社会中被統治阶级利用作为統治和剝削的工具。所以，它一直能保持很久。“孔木散”有“哈尔”或称戶长，多由富者充任，受土司統轄，管理“孔木散”的內部事务。这种組織之所以能被統治阶级用来作为基层的統治单位，是跟当时撒拉族社会經濟的不十分发展相一致的。

經過明代几百年的发展，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，撒拉族的封建經濟有了較大的发展。首先，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。撒拉族劳动人民与周围汉、藏、回各族人民长期接触，互相学习，不断地接受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从农业来看，循化志称雍正四年（1726）时，撒拉族已开垦水地六千五百三十四段，旱地一百三十六段。这是土司向官府上报之數，实际当不止于此。大概八工的水地，大部分已开垦出来，并开始开垦旱地和山地，所以当时有人說：“今保安、撒喇地方，有成熟之田久为番回恒产，此外既无闲田可垦……”

（注1）循化地区干旱缺雨，作物生长多賴水渠灌溉。撒拉族劳动人民早已开始修筑沟渠。并知修建水磨。到乾隆时，已修了不少渠道，如街子工渠、张尕工渠、查家工渠以及各族人民合用的边都寨渠、起台堡渠等。这些渠道的規模都相当宏大，例如乾隆34年（1769）兴修的草滩壩渠，自街子至土門山入黃河，蜿蜒三十多里，灌溉面积达三十余頃，并且用以开垦了下滩荒地。随着耕

（注1） 魏景瀚：循化志，卷一“建置沿革”。